

關

學

編

關學編卷六

新增

豐川王心敬爾緝續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訂

明儒

少墟馮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

白氏希彩

子真黨氏還醇  
澄源劉氏波附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學者稱少墟先生。西安府長安人。父友保定郡丞。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先生九歲通議公手書王文成公箇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卽命學其爲人。先生使亶亶有願學志。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德清許敬庵公督學關中。開正學書院。拔志趨向上。

關學編

卷六

四

士講明正學。聞先生名。延之與藍田秦闢王公講切關洛宗旨。識力之卓犖。大爲敬庵器重。萬歷戊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禮部。謂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時入朝多舛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往。尋選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二篇。而其於一切翰苑浮華徵逐。概謝絕不爲。惟與焦漪園涂敬源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旣而改御史。巡視中城司城者。結首揆綱紀爲屬。先生疏斥之。權貴斂跡。督科胡某爲政府私人。前後疏參者。神廟皆留中。先生列其狀得旨。摘調。而是時神廟中年倦於朝。

講酒後數斃左右給侍先生齋心草疏有困麪藥而驢  
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等語。神廟震怒傳旨廷杖  
會長秋節以輔臣趙志臯救免。一時直聲震天下。命巡  
按宣大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輝之諸人講學寶  
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河南道。巡鹽長蘆。清國課。除積  
弊。行部所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士篇暨新建用事。臺省  
正人削籍者強半。先生與焉策蹇抵里。則日事講學不  
關外事。著學會約善利圖說。既而以怔忡處一斗室足  
不至闕者歷九年。蓋藉養病謝親知交遊。一意探討學  
術源流異同也。出則仍與周大參淑遠講學寶慶。執經

問業名日以舉。當道於寺。草創閣中書院爲同志會講之所。林居凡二十年。自非會請則不輕入城市。至於牘下公府則一字不屑也。世推南鄒北馮。前後疏薦數十。其中光廟卽位。以符卿問卿廷尉召俱未行。次年熹廟改元。始應詔。歷左副都御史。遼左陷。疏參經撫置之。法以紅丸論李可灼。又論梃擊之獄。與發姦諸臣爲難者皆姦黨也。而於一切大獄則力任之。確乎不爲人言。扭奪。坐是與要人左羣黨齒擊矣。初熹廟之立也。先生目擊時事。內則旱荒盜賊連綿糾結。而士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顧慮。日惟植利結黨爲汲汲。外則遼左危急。禍

且剝床及膚而有事則將帥輒棄城宵遁不知有死綏  
之義無事則本兵經撫各自結黨互相排陷不知和衷  
共濟之道於是挺身而出與以直道大義挽回其間及  
出則權所不屬勢不可維徒蒿目而視殊無救濟之良  
策於是遇可言處則明日張膽糾彈不避以一身彰宇  
宙之公道復與同官鄒南臯鍾龍源曹真予高景逸數  
先生約會講都城隍廟暨發明人性本善堯舜可爲  
之旨以啓斯人固有之良莠以作其國爾忘家君爾忘  
身之正志兼欲借此聯絡正人同志濟國也縉紳士庶  
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輦轂講談誑誅之罔也國

家內外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可已乎。先生愴然曰。正以國家多事。人臣大義不可不明耳。鄒南臯先生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與共之。於是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先生與南臯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修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請留。同官鍾龍源高景逸請同去。時權璫猶收人望。明年卽家起少宰。不拜。又明年陞右都副掌南都察院事。固以疾辭。尋改工部尙書推吏部。又以疾辭。家居杜門著書。而逆璫恚恨諸正人不已。於是次第傾陷。中旨忽褫其官。璫黨柄鈞者又使其黨喬應甲撫關中。毀書院。

窘辱備至先生雖在病間正襟危坐屹如也。丁卯二月  
年七十一以正寢終。易簀猶以講學做人囑其子若孫。  
是歲璫逆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易名恭定。  
磨其後人復闢中書院祀之。先生之學始終以性善爲  
頭腦。盡性爲工夫。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出處進退一  
介不苟爲風操。其於異端是非之界則辨之不遺餘力。  
蓋其秉性剛毅方嚴。既類伊川。又其經歷深久。洞見前  
此講學流弊。不無淪於談空說寂之習。故一歸於正當  
切實。如二程晦庵恪守矩矱不變也。然所守雖嚴而秉  
心淵虛。初不執客成心以湮大道之公。故於姚江四無

之古吹毛求疵不少假借而於致良知三字則信之極篤嘗謂學者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足益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而於本領頭腦之確不可易則又未嘗同世儒門庭之見妄築垣壑也生平自讀書講學立朝建白外惟不廢書法外此則產業不營妾媵不畜宴會不赴飲奕不喜卽園亭花木之玩亦不留意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論者謂關中自楊伯起張橫渠呂涇野三先生後惟先生一人信不誣云

敬初讀關中書院志見中間對聯題咏多淑遠先生  
手筆至當事助創書院牒縣之檄亦多馮周並推而  
少墟先生集中語錄之行世者又多屬淑遠先生之  
攸竊以爲淑遠先生斷屬馮先生當時同志切砥之  
密友而吾黨典型後進之先覺也而郡誌所載寥寥  
如是奚以範圍後進凡求先生之官業著述於咸長  
士友者五六度又讀少墟集見諸先輩敍言題跋及  
先師稱說皆云從其門者五千人以海內重學之日  
而先生以名儒風動積至數十年之久且衆至五千  
人其中卓立實詣當且不一而足於是又轉求諸西

安諸士友者亦六七度。最後又問諸馮宅。冀姓字歷履。猶有留籍者。乃淑遠先生之詳。既終不可得。而少墟先生五千受業之士。亦究無一可考於紀籍。與其鄉人。嗚呼。以淑遠之高風好學。其事業亦必卓犖可訓者多。馮門五千人之尊師尚道。其中特達篤雅。當且不一而足。乃竟以西安都會之地。百年未遑之時。二年中求索詢訪之勤。至七八度。而不惟其細行述作。杳乎莫詳。卽其生平大畧。與其姓名梗概。亦十不得二三焉。將非子孫之繼述。關祖父之存亡。而鄉國之學士大夫。其好德樂善之紀載。勤替亦卽關前此。

賢人君子之湮留耶敬於淑遠先生馮門受業之五  
千士既重爲之惜而且爲此百年中諸公之後嗣與  
同鄉接跡學士大夫惜矣然向使其中卓犖者皆德  
重道隆真足示型千百代而不可磨滅亦安在不傳  
世而行遠者則甚矣士君子欲砥德勵行而或一得  
自足半塗而止精光不足以照當時而射來茲皆自  
求速朽者也又可無鑑哉又可無鑑哉今獨於通志  
得三原黨還醇於同州得白希彩於先生文集得劉  
波三人焉

附周傳誦字淑遠西安左衛人萬歷中進士官至湖

廣左布政時楚有稅璫虐醵鳴張分巡僉憲以劾璫下獄公力抗其鋒江漢之民賴以少安楚人肖像祀焉晚乃告終養歸與馮少墟先生講學關中書院所著有西遊漫言草

黨還醇字子真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授休寧令撫字勤勞補保定調繁良鄉吏畏民懷循聲籍甚屬有震鄰之恐蚤夜登陴城破遂不屈而死署中妾媵僕從死者凡十二人事聞特加優卹予祭葬還醇嘗受學馮少墟先生門比其死也士林以爲殺身成仁不愧其師云

白希彩同州人。性孝友而志向上。自受業少墟先生門歸。聯同志以聞諸師者。切磨之。爲同州學會之先覺。

劉波字澄源。隴州人。以明經授塾。屋訓導。有學有行。日與諸生以得之師者。講論不輟。或以時方忌講學之風。有勸非其時者。澄源曰。學之不講。吾夫子且爲憂。卽如訓導一席。是師席以講爲職者也。以講爲職而怠於講。其如職分何。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諸生益信從之。

雞山張先生

先生名舜典字心虞鳳翔府人萬歷甲午孝廉官終特授武選員外學者稱雞山先生自諸生時卽潛心理學受知督學德清敬庵許公敬庵理學名儒也先生旣舉於鄉廼自歎斯理不明世卽我用我將何以爲用仍裹糧南從敬庵學因交江右鄒南皋常州顧涇陽二先生其他緣途名儒往往造訪以資印證遂洞見明德識仁之旨數年歸則馮少墟先生以侍御告歸講學長安當事者爲建關中書院廼深與訂交時時商證道術離合異同之故稱莫逆焉蓋少墟恪守伊川晦庵矩矱先生則學主明道以爲學聖人之學而不知以本體爲工夫

最易蹈義襲支離之弊。與馮先生意見微別。然先生心重馮先生之規嚴矩方。而非同執各意見。馮先生亦重先生之透體通徹。而不類剖藩決籬。故自此馮先生有述作。多先生爲之序首焉。謁選署開州學正。挺立師道。與諸生朝夕提究四書五經外。多濂洛關閩之書。不以舉業爲先。或有以非急爲言者。先生喟然曰。悞天下人才者八股也。且八股士自急之。學博何容以重悞人才者督之悞乎。况學者苟知聖學爲急。卽臯夔事業皆將黽勉企及。何有區區八股不加力造耶。一時舉以配安定蘓湖之教焉。當事者特疏薦授鄆陵令。先生則悉心

民瘼農桑教養無微不舉。至民間養生送死之具皆備而貯之以待貧乏。時承平日久。先生獨製軍器若干。皆令精堅藏之庫。或訝其故。先生曰。行當有用。去無幾邊事急。果徵軍器於州縣。他州縣皆倉皇莫應。獨鄱陵以預備故不勞費而應命。精好又獨爲他邑冠。邑人始服先生之先識焉。當先生之初至鄱也。卽創弘仁書院。置經史數千卷。政暇輒與諸生講切道德經濟要畧。而要皆歸於仁爲己任之義。以滿吾性之量。蓋卽本明道識仁之旨而會萬理於一源。故書院卽以弘仁題名焉。爲令五年。鄱士民戴若父母。以治最薦陞彰德府同知。先

生以佐貳於時事無可措手而隨俗則又心恥尸素乃  
斬然告致仕歸卽家爲塾與有志士究極學旨不問寒  
暑時少墟先生尚居里第學會益盛而先生則主盟岐  
陽而從遊亦衆一時有東馮西張之稱學者尊之不敢  
軒輊焉天啓改元陞兵部武選員外先生抗疏力辭奉  
旨張舜典前來供職郎官得此益異數也然當是時魏  
闢用事勢浸張先生耳聞心憂遂復上疏懇懇以勸聖  
學遠宦寺爲言意中蓋指斥有在遂犯闕黨之忌因又  
奉沽名條陳之旨先生遂堅卧不出惟日著書講學爲  
事年七十三以疾卒晚年所著有明德集致曲言二書

明德集發明體用一源之旨爲悉。致曲言中間多發明。卽工夫以全本體之旨。而實發明卽本體爲工夫之旨。蓋一生論學不執一成之見。入主出奴。而大旨則歸重明道一脉。故其論教人。每卽下學日用繩墨而指示上達盡性至命之脈絡。不厭諄複也。至生平事功獨鄢陵五年。所學不究於用。識者惜之。更如從先生學者。其人甚衆。以西方風氣之醇茂。兼先生提唱之肫懇。力行實踐應多其侶。而以地遠代移。紀載無徵。此亦文獻之一憾也夫。

湛川張先生

先生名鑑字孔昭別號湛川世涇陽人甫垂髫舉止言笑卽不苟年十四隨叔父文學朝宰讀書甘州卽知攻苦十七出應童子試督學楚侗耿公理學名儒也奇其牘謂雅正湛於名理取入甘學第一越歲癸亥撫軍戴公聞其名闢館禮致時則精研易理著有易占發蒙說畧行世隆慶改元以恩貢肄業成均助教郭公弼宿學粹品也命其子九里九有相從受業嘗語人曰對張君如對尸祝不敢萌邪念吾且奉之爲師獨二子云乎哉監滿歸應鄉試不售迎叔父朝寶樞於白水鍾出貲樹其孽子以延後嗣鄉里義之乙丑館於耀州通政喬公

因阜家得品讀三石小丘山房藏書著有歷代事實荒歌行世。己卯入都謁選授趙城令。禱雨立應。捍汾水狂潮。他善政種種。前後薦剡屢上。業署卓異而贈公忽捐館矣。先生扶柩歸里。喪葬一遵典禮。戒葷酒絕晏會。不近內室者三年。服闋補定興令。定興九省通塗。閭閻病於供應。先生設法辦濟。民以安枕。甫踰歲。連丁王母。母李宜人憂。先生居兩喪。一如贈公。己丑襄事畢。創建先祠。羣諸弟子講學其中。辛卯復入京。補令遷安。灤水經城外。木筏例十取一。先生獨二十抽一。他潔身裕民。教士禁姦。無不出諸邑。上時大倉王公秉政。問其治行。欲

借爲薦剡光乃奏金徵天下三途賢令爲臺諫天子允  
焉先生業登諮單而晉撫寧陵呂公坤特疏請岢嵐邊  
疆要地殘敝日甚非得循良如張某者治之不可遂擢  
岢嵐守遷安民赴都懇留不報先生單車赴任首審其  
重累十一款上狀請除之民氣爲之頓蘓次年乃捐俸  
買耕牛招徠逃戶歸業者八百五十戶州水舊資東門  
外一河每遇寇警則皇皇虞渴死乃命工鑿石成井州  
煤炭舊取諸二百里外先生乃親行相土至霸王山視  
石色紅黑微窪口就鑿竟得煤料州磁器舊來自義唐  
橋遠距八百里先生念煤出則陶可成乃親相山間指

土紺潤地使陶。陶成且爲鄰郡資。州民舊不能布。乃爲置機杼招男女教師給餼器使教習。不三年民皆餘布。且可轉售充賦稅。於是岢嵐荒僻瘠困之區煥然改色。而頌聲洋溢遠邇矣。至如請納本色以便軍民。開太原西北谷別逕三十里免行者淹墜之患。皆先生視民如傷大政。他小者指不勝屈也。丙辰督御史魏公允貞久欲大示激揚。乃檄全省守令集都臺。署先生三晉循良第一。手醕爵三飲之。丁酉陞太原同知。督偏頭關軍餉。遇歲大饑悉心調劑。六軍懽騰。而六年中且爲國省冗費二萬有奇。以暇又創制各色戰車護城懸樓翻車易。

弩等器。皆巧思獨運。總督蕭公大亨使造式布諸諸邊  
焉。癸卯以勞疾決意告歸。諸臺不能留。乃上其績於朝。  
遂加河東鹽運司運同旌之。檢囊僅數十金。藥餌之餘。  
與親故及門輩論性命之學不輟。越再歲乙巳年六十  
卒。先生好學深思。詩古文詞皆成家。然所深嗜者關雎  
之學。而初不執宗旨爲談柄。嘗以爲聖學關鍵要在此  
心不自欺。吾輩但從行事起念時。一點檢無愧便是  
聖賢入路。若徒事語言而自欺不除。君子恥之。故生平  
不多著書。在家則日用倫常事事求慊於心。歷官所至  
則念念切於民生國計。利不興不已。害不除不已。以故

官雖不踰五品而功績則卓乎古循良之遺徵也。歿之日富平家宰丕揚孫公一代名臣也。議以貞惠私易其名蓋謂先生一生不特潔已慎獨之守正而且固親親仁民之意摯而能弘克合貞惠之旨。卽如未冠館戴中丞署時拒都護某五百金居間之求却王大將軍以愛女委禽之議當草茅矢志之日貞白之操已可對天日而孚鄉邦至督餉偏關時昭雪營將陳某之被誣讐服悅瑤孫朝之積橫五任中平反大辟如杜九子李冲霄等四十七事有方面大吏之所瞻顧依違而不敢直行其意者先生皆從不忍一念斷而行之易名貞惠夫奚

不懈。古之殺身成仁蓋如是。而平日之講學真不徒空談也。子穢土敦龐向正學。從事李二曲先生。附載二曲門人之列云。

端節王先生

先生名徵。字良甫。旣第後。自號葵心。晚乃自號了一。卒之歸於致命遂志。故歿而士林謚以端節。至今稱端節先生焉。西安府涇陽人。生而器宇英邁。七歲從張湛川學。卽言動不苟。文藝駿發。十六入庠。廿四舉於鄉。卽自誓以天下爲己任。因自號葵心。識者已知先生之志所在矣。因公車者三十年。孝事兩親。餘惟講學著書爲事。

誨諭反復尤諄復於忠孝節義之防。士民蒸蒸向風。會  
郡有叛兵之釁。武定州缺守。當事者委先生攝事。先生  
不辭而赴。至則悉力捍禦。州賴以全。然賊熾未受招也。  
未幾新守至。先生將去。士民遮道懇留。以爲寇將再至。  
非得別駕威畧鎮捍之。將奈百姓何。因擁輿號泣不聽  
行。先生惻然。乃留與新守分城而守。賊至則晝夜攻城。  
城且破。或且勸先生易服而逃。先生瞪目曰。若等可去。  
我死此矣。城破賊重先生名逼使降。先生大罵之。賊遂  
殺而投諸火。事聞。贈太僕少卿。君子謂先生此時已無  
武定之責。本可以去。獨以不忍負百姓之留。遂身殉而

慚焉。獨以官卑未邀太常之褒。此士林不能已於三代之直也。生平道誼切摩。則秦關王公石谷張公近山王公諸君子而如及門王端節公徵誨誘於童穉之年。後卒奉其心傳屹爲一代偉人云。

二岑馬先生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二岑其自號也。同州人。父朴歷官洹海道副使。能文章。先生幼承庭訓。弱冠卽以古學自任。後感悟信向理學。一以洛閩爲宗。戒空談。敦實行。以選貢謁選山東濟南府通判。清衙臺。屏巨猾。一切餽遺俱絕。政暇卽與諸生有志者講明學術。朔望宣講鄉約。

苦履蔬食一字不以干公府。母素多疾。百計醫不愈。徒  
跣耀州十武。一叩禱醫宗孫真人洞。向夜望斗膜拜百  
數。以祈增筭。一時士大夫聞之。艷羨曰。良甫事親如是。  
他日事君。鞠躬盡瘁。當生死以之矣。年五十二。乃登天  
啓壬戌榜進士。當是時也。明之季。葉盜賊饑荒。海以內  
連綿不絕。先生自未第時。卽蒿目而憂。講經時。濟變之  
器。於凡兵陣城守積貯製器之宜。無不究極其要。故初  
任廣平司李。卽贊守飭武備。演武侯八陣。以禦盜。他如  
辨白蓮教之誣。服全活以數百千計。修整清河之水閘。  
溉石田以千頃計。築成安之河壩。拯數邑之昏墊。不啻

百十萬皆其救災捍患大目。餘丹筆明冤難指數也。甫  
一年丁母憂。柴毀骨立不飲酒食。肉近寢室者踰三年。  
服闋再補廣陵。值魏璫扇虐。講黃山一獄。蔓引不可勝  
數。先生獨矢天自誓曰。司李郡執法也。倘以平反去。  
是固所願。廢朝廷法爲己身功罪計。獲罪於天孰甚焉。  
死不敢爲也。一時默全爲多。及璫祠之議興。白下淮揚  
纍纍相屬。部使者以下竭蹶恐後。先生獨與淮揚道陽  
伯來公屹立不往。一時有關西二勁之稱。蓋來公三原  
人。與先生皆關西人也。甫一年又以丁父艱去。計兩任  
司李實歷官僅年餘耳。先生設施固百不暨一。而瞻畧

之弘偉已聲滿縉紳間矣。服尚未闋。會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爲亂。撫軍孫公初陽素悉先生幹畧。特疏起陞山東登萊兵備僉事。監遼東軍務。先生固乞終制。不得請。則親赴闕自懇。卒不允。奉特旨。令與孫撫經營島事。及圖恢復。金復海。蓋諸道先生單車赴任。至則與孫撫慘淡經營。未幾。叛將授首。恢復諸務。駸駸有緒矣。而孔李二叛將復自吳橋激變。賊黨家屬在內。外內勢合。而城遂陷。先生乃以餘艘航海歸。命廷尉朝議量其非辜。特赦歸里。是時海內盜賊益衆。而荒旱益甚。先生明見時事。知將益棘。於是築室於園。嚴事天之課。立心則必

以盡性至命爲歸。曰學不至此則不可以對天。講學則皆拯溺救焚之務。曰學不至此則言不得體天於救荒也。則以身倡糾仁社賑之。一民饑如已之饑。於禦盜也則築城浚隍。倡鄉人固守。又籌輔車相依之勢。約合三原令君公議救援戰守之宜。復創爲連弩活橋。自飛礮諸奇器。以出奇制勝。卒之二邑俱賴以全。厥后兵尚書張公緒彥誌先生墓。謂三原嚴邑而賊不敢犯者皆先生之力。蓋是時張公令三原。本從先生受方畧以保境。蓋知之最詳云。旣而逆闖攻關。先生自矢以死報國。遂更號了一道人。了一者。猶之葵心之旨。而殺身成仁之

志遂決於此矣。及逆圖至長安，果羅致縉紳大夫先生，乃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王某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其子永春曰：吾且死，尚何名？要使女曹識吾志耳。越數日，賊果指名使使促行。先生引佩刀自誓，令邑者素重先生者，乃繫子永春以行。先生送而慰之曰：兒代我死死孝，我自矢死死忠。吾父子得以忠孝死，甘如飴也。尚何憾哉？及永春既行，先生曰：此行縱使賊聽我終不可苟生賊手，從此遂絕粒不食。家人泣進七箸不御。進藥餌不御。閱七日，捐館舍。維時張公炳璿以至戚視含殮。目見先生脫然委蛻，金匱浮滿大宅，嘗語

人曰先生屬纊時獨把予手誦所謂憂國思君語甫畢而翛然逝去。一語絕不及他。但見其顏色如生意。先生三十年勤事天之學。刻刻念念以畏天愛人爲心。至是復以忠憤盡節。君子雖不語怪。要必有不死者存。遠擬夷齊近媲文謝。夫何議焉。顧未知文謝當就義時其氣象從容視此何如耳。嗚呼殺身成仁從容就義於先生備見矣。先生所著有學庸解兩理畧士約兵約了心丹百字解歷代發蒙辨道說諸書皆傳於世。門人私諡曰端節。而海內深知先生者則猶謂是特就致命遂志一節名先生耳。其實與先生生平之大志弘學未之盡云。

子永春性至孝。當逆閹之變。威逼縉紳入謁。先生以死自誓。永春乃告邑令願身代父行。及行而先生卒七日不食以死。永春亦卒。無恙以歸。俱如先生父忠子孝之旨。君子以爲天倫之難事焉。永春事備載陝西通志。

元洲單先生兄弟

先生名允昌。字發之。元洲其號也。家世蒲城人。父可大號一山。以孝廉守薊州。子二長。卽先生次允蕃。一山庭訓素嚴而正。先生則尤生而慷慨敦大節。自少讀史傳。卽慕文文山謝疊山之爲人。萬歷戊午。以麟經魁鄉榜。家居與弟允蕃及友人王化泰輩立會講學於靜外園。

從之遊者甚衆其論學不專一家大旨要歸於盡性至命而尤諄切於忠孝廉恥之防時則國事浸非迨啓正間盜賊旱荒日奄延不可爲先生蒿目愴心每與同志言及輒撫膺浩歎或至淚下遂不復以進取爲急而悉心經世之務間註釋經書以發其胸中所自得迨崇正癸未逆閹陷關中威逼縉紳從逆先生乃遁跡深山旣而終殉志以死當其未死也親知百方勸解以位非大臣奚爲至此先生號慟曰父子兄弟受國養士之恩獨懼貽累宗族不敢爲文謝二山之爲更若覬覦偷生何面目立於人間又將來何以見吾父地下歟卒之決於

殉志時年五十有二。蓋先生賦性既烈。又其家庭父子兄弟及數十年朋友所請切於君親大義。見之最明。恒以得尙友古忠烈士爲幸。故殺身成仁。無一毫濡濡意。嗚呼烈哉。同時從先生講學。繼先生掛冠長往者。蓋十有二人。則先生道義之薰陶。風格亦盛矣哉。先生生平所著春秋傳寤言四書說皆粹行。餘稿多毀於兵。至所傳訣友二語。則慷慨深切。聞者無不爲之墮淚云。弟允蕃字茂之。崇正壬午舉人。與兄同志正學。互相激發。邑人有二難之目。癸未之後。負衲遠遊。竟不知所之。蓋與其兄雖生死不同。要之同歸於自靖其心。以不負其生。

平鵠呼其雪庵補鍋之流風餘韻歟。殆與先生皆實以  
身講而不徒以口講者也。所著有學統壘墳集就古齋  
文集並詩稿藏於家。士林謂單氏四世七孝廉不爲難。  
而如其兄弟同學亦復同節。則吾道之光而天倫之盛。  
事云惜乎從先生掛冠長往之十二人者姓氏皆不傳。  
獨同邑王侶與同講習之化泰王公其生平畧可考焉。  
敬按單元洲先生蓋四十年前聞諸其鄉丕閭密君  
誦其訣友二語兼他友之傳述。心重其志遠而行烈。  
謹識之。然亦獨得其爲明孝廉講理學以身殉國之  
變而名字與其述作則莫之詳也。今乃五托士友詢

先生之誌傳述作。與十二人姓字。僅得先生之畧於邑誌小傳。並其雜著數篇。及其弟允蕃梗概竊以爲卽此可窺先生兄弟之風烈學術。並一時切摩之懿徽。縱是十二人者。名莫傳而要其精神俱足與西山之俄夫同列爾。

附王侶字仲襄號再復蒲城人。生而氣稟清明。六歲入家塾。卽靜重如成人。年十六便閉戶誦讀。自矢以七年爲期。常晝夜攻苦。父兄以爲勤習舉子業也。乃其所研究者則五經性理傳習錄等書。久之倍於太極圖有深契。嘗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人能確認。

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彼古今賢智一行之  
長。輒自矜炫者。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太極爾。未及  
七年。竟以積勞成疾。力疾赴試。成諸生。而疾遂不可  
起矣。臨歿。神氣不亂。蓋年僅二十三云。後其父發篋  
得語錄五冊。皆從濂洛諸集中。切身體驗語也。同邑  
單元洲先生深悼惜之。每以爲使再復得長年。當必  
深有所詣。而享年不永。天心之無意於關學也夫。

本朝

二曲李先生

先生名顯。字中孚。學者稱二曲先生。西安府盩厔人。前

明天啓丁卯正月二十五日。吾彭氏感震雷之夢而生。生而氣貌偉特。甫周歲。識者謂其必非常人。年九歲入小學。從師發蒙。讀三字經。私問學長曰。性既本善。如何又說相近。已穎慧異人。在小學。僅誦學庸。以嬰疾輟讀。既而父可從從汪督師征逆。闖於河南。殉義襄城。母子焚斃。至日不再食。然每過學舍。輒欣然動心。而以束脩無出。母子輒相對涕泣。於是取舊所讀學庸。依稀認識。至論孟則逢人問字。正句。不一年識字漸廣。文理漸通。讀書遂一覽輒能記其大畧。故年十五六時。已博通典籍。有奇童之稱。然泛覽博涉。殊無統紀也。年十七得馮

少墟先生集讀之。恍然悟聖學淵源。乃一意究心經史。求其要領。甫冠邑令。山西樊侯辛文敬高弟也。聞其名。就家顧之。坐語移時。驚曰。此關洛輩人也。卽以。大志希賢。扁其門。而是時。邑之舊家如二趙南李。及郿邑杜氏者。皆博藏書。借先生一一籍而觀之。遂無所不窺。亦遂無所不知。而守則益嚴。雖簞瓢屢空。一介不以苟取。遠邇咸以夫子推之。本省大寮表閭者。後先相望。三十三歲臨安。駱侯泣邑。親覲其言行。丰采大咤爲振。古人豪不當求諸今人。遂事以師禮。時時詣廬請益。而同時東西數百里間。耆儒名士。年長一倍者。亦往往納贄門牆。

彭彬河汾之風焉。三十九歲母彭孺人病。先生百方延醫。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卒。慟母終身。食貧哀毀幾於滅性。四十四歲訪父骨於襄城。蓋先生久懷此志。以母老無依。故至此。計往也。至襄城。一時士大夫高其義。爲之舉祀置塚。歲時祀焉。今之義林忠烈祠是也。而是歲駱侯晉守常州。乃遣人迂先生爲常人。開導聖學。來使遇於襄城。遂敦迎至常。所屬五邑皆設臯比。明倫堂次第會講。注籍及門者至四千人。一時故老咸詫爲百年未有之盛事。去後五邑追憶風徽。梓語錄一十八種。興建延陵書院祀焉。四十七歲制軍鄂公修復關中書院。

造士延禮啓迪諸生。先生三辭不得而後應命。鄧公旣見親其儀範。聽其議論。則信尚益深。隨以大儒疏薦。兵部主政房公廷正。又以大儒宜備顧問。薦撫軍。又以博學鴻辭薦。交章上請。先後皆奉。

旨特徵守。令至門敦逼上道。先生卧病終不起。自是閉戶。祠終歲不出。遠方問學至者。啓戶與會。先生因人指授。無不各厭其望而去。由是海內三大名儒。雖兒童走卒熟悉之。三大儒者。河南孫鍾元先生。奇逢。浙江黃黎州先生。宗羲。金先生也。七十六歲。

聖祖仁皇帝西巡

詔見行宮。並索著述。先生時以老病臥床。懇辭召命。特所著之書進奉。

溫旨處士既高年有疾。不必相強。

特賜御書。操志高潔。扁額。並。

御製金山詩幅賜焉。所呈二曲集反身錄二書。則並荷醇正昌明羽翼經傳之褒。益康熙癸未冬也。歲乙酉年七十八歲四月十五日。迺以疾卒。先生之學。幼無師承。故早歲不無馳騁於三教九流。自十七知學後。則天德王道。源源本本。由宋唐直溯於孔孟。其生平論學。無朱陸無王薛。惟是之從。嘗曰。朱子自謂某之學主於道問。

學子靜之學主於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某生也愚。然如區區素心。則竊願去短集長。遵朱子明訓。敢執私意味公道。自蹈於執德不弘耶。故所學不畸重一偏。落近儒門戶之習。而如其事母之孝。則根於天性。至老彌篤。識者謂先生生平造詣充實光輝。要自行道顯揚一點血誠擴而充之。暢茂條達。故道德風節不至不休。嗚呼。吾夫子行在孝經之志。先生允蹈之矣。葬之日。海寧大宗伯陳公題其碑。襄城劉恭叔先生表其墓。督學逢公檄祀鄉賢。蓋關中道學之傳。自前明馮少墟先生後。寥寥絕響。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風。然論者以爲

少時尚處其易而先生則倍處其難。至如學不由師。未  
卽卽能卓然志道據德。中年以還。指示來學。諄諄揭改  
過自新爲心課。盡性無欲爲究竟。以反身爲讀書要領。  
名節爲衛道藩籬。則於聖學宗傳益覺切近精實。雖顏  
孟周程復起。無以易也。中州潛谷張公嘗謂先生殆曾  
子所謂任重道遠之弘毅。孟子所謂先覺任重之天民。  
士林以爲篤論云。

附同時向學暨同志切磨諸子

王化泰。號省庵。性剛尚氣誼。與同邑單元洲先生厚  
善。時時講明忠孝性命之學。及國變。單以死殉國。公

乃身隱於賢。遂與同州白張黨馬諸君子以學術相切砥。而於黨兩一尤稱莫逆。然諸老皆敦尚行履。而省庵則中有獨契。嘗據靜中所得連吟三絕。識者嘆爲見道之言。年幾古稀。不遠數百里造訪。一曲先生於盤屋求質所學。一見心折。直欲納贄門牆。先生以其年高幾倍固辭。後又與同州白如白公肅車迎先生於白齋。晚而每自憾。日汨歲暮虛度。此生輒欲歔涕零。生平性至直。見人過輒面斥不貸。遇人一長一善。則又欣羨推許。不啻若其口出。刊布廸吉錄。僞學禁。二書寓淑人成物意。益於爲善。惟日不足者也。卒。

年七十五。二曲先生爲之傳。太守董公爲樹墓道之碑。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性篤樸。有堅守。前明邑庠弟子員。及代革。不復應試事。日惟讀宋明諸儒先書。或有心得。卽記錄於冊。家素貧。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晚病重。聽尤深居簡出。蓋生平確守孝經。始於立身之義。雖盛暑衣冠不去。其守爲人之極難。至其生平述作。於吾儒二氏之分。辨之尤不遺餘力。其諸尙志守節之逸民。與同時又有關獨河者。亦朝邑人。逸其名。與其弟某者。俱爲前代邑庠生。兄弟咸與仲復。

同操亦不復應試而好理學家言朝邑人推爲一門  
兩高士。二曲先生過朝邑嘗一見之後每稱其篤實  
朴茂淵乎見太古醇龐遺風於仲復獨河伯仲之間  
惜乎其學術之詳無考無從紀述云。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嘗以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  
人爲天地間第一等事故號兩一以自勗父兄皆籍  
邑庠兩一獨不事帖括勵志正學常日手宋明諸儒  
先書恒不去手會心者輒書之壁壁爲之滿性至孝  
父患癰家人莫敢近兩一獨晝夜侍調養及父歿兩  
一獨廬墓三年遠邇稱黨孝子焉生平不營產業薄

田自給簞瓢陋巷。恬不爲意。晚年獨處一室。靜久有得。覺動靜云爲卓。有持酒每遇同志。講切輒娓娓不倦。年躋八旬。猶冒履。永置於五百里外。訪李二曲先生於盤屋。商證所學。留住積日。嘗至夜分。未嘗見有惰容。亦不以已年倍長。恥於請益。卒年八十四。張忠烈公深重其品。二曲先生爲之傳。旣葬。郡丞郝公署州守。豎碑墓前。大書理學孝子兩一黨先生之墓。以表之。同時本州有白煥采者。白希彩之弟。以積廩貢成均。每聆兄敘述師說。輒私竊向往。後乃博集羣書。與鄉先達太乙張公陸海武公集同志。講明正學。旣

又與元昭馬公講學於寄庵。晚而與蒲城省庵王公肅車迎二曲先生於盤屋。集同志日會家塾。前後凡兩度爲之賓客滿堂。畧無倦色。一時同志依爲主盟者積年。至於祀先孝親。恭兄敦宗。與夫信友周急。美行縷縷。蓋惟恐善之有一或缺於已焉。年七十八卒。二曲先生爲之傳。署州守郝公表其墓。

張珥號敦庵。同州人。爲人好正學。尚德行。以進士林。居言行動止。非禮不爲。至與鄉人處。則退讓謙恭。絕不以等威自異。同時黨兩一向道而至貧白泊如年等。而守正敦庵皆折節下之。州人無少長士庶無不

敬愛其爲人者。歲戊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肅迓至白  
齋。公之年幾長先生一倍。有所請益必跪而受教。先  
生每力辭之不從。二曲先生每嘆謂生而後時。不及  
見成弘嘉隆間先正風範。如敦庵之篤雅謙恭。卽前  
輩名世諸老其質行何加焉。蓋明之一代崇尚性理  
一書。宗法有宋濂洛關閩五子。同州則風氣之醇本  
甲三輔。兼浸被馬二岑先生風澤。暨萬歷天啓間。西  
南二百里則馮少墟先生提唱正學者數十年。隣邑  
則蒲城單元洲先生以性命氣節之學鼓舞同志。故  
一時同蒲諸邑。流風廣被。人士往往向往理學。惟恐

或後有宋道學之盛不能過也。惜乎時移代易。記載缺然。可勝嘆哉。

附二曲先生及門諸子

以年齒生卒分先後

李士璵字文伯。同州人。未冠卽知向學。甫四十以積廩貢成。均不就廷試。惟文史自娛。性至孝。父疽發於背。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咀瘡毒而愈。庚申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親眷數家。又嘗拾五十金。仍訪還其人。前後州守聞名優禮。歲戊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諸公敦邀。因聞性命之旨。欣然當心。乃首先納贄。其實齒倍先生也。一時謂其忘年。何道有古人風。

垂年九十手不釋卷所著有理學宗言九種藏於家其歿也二曲先生爲之傳。

蔡啟胤字紹元天水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喜宋儒書。每至忠孝節烈。則往往拊膺向往。欲卽其人。父病。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嘗爲親預營壽器。入山採漆。虎遇之輒避。寇起陷城。母被獲。則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以歸。待三同胞弟教訓課業。則甚嚴。而家庭居處。恒怡怡如也。癸未逆闖入關。兵薄秦隴。廼衣冠趨學校。龍亭九叩慟哭。欲以身殉。其父固諭而止。然心終於此耿耿也。及以積廩將貢。遂堅謝。

不應日惟耽玩濂洛關閩諸書。後聞二曲先生風。乃執贄門牆。每得書必拜而後讀。每發書請益必拜以送使。逮後病危。兩親皆年及期。願尚在。子蕃問後事。則大慟曰。先親而逝。吾罪人也。尚何言。戒之斂以斬。衰暴棺野次。以明未能送終之罪。前後督學使者多旌其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溪岩集。藏於家。弟啓賢孝友性成。亦知向正學。司鐸蓋片白。處清潔。學政整嚴。蓋厓士至今悉之。

張承烈字爾晉。晚年自號淡庵。武功人。生而性任俠。年幾五十。一旦悔其前非。奮志心性之學。嘗對人口

少無師承。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尚可爲鄉愿誤耶。乃節讀程朱書。交遠邇正人。詩長子志坦幾冠。亦篤向正學。乃率之受業二曲先生門。自是父子刻意砥礪。期於必若心齋父子而後已。不幸志坦年三十亡。澹庵遂摧殘不勝而卒。同人惜焉。

馬穢土。同州人。馬二岑先生子。生而習聞家學。兼氣質醇慤。讀書寫字外。更不復識世有可榮可慕事。亦不知世機械變詐事。中年納贄二曲先生門。益向學守禮。先生嘗言。使世皆穢土。朝廷刑罰可使盡措。卽

理學家規矩準繩亦可無事諄諄矣。年踰七十卒。  
楊堯階舜階胞兄弟。商州洛南人。早歲皆入庠。食餼  
同納贄。二曲先生門。洛南居商州東南萬山中。風俗  
素稱樸醇。堯階兄弟本自潔修。自是益循禮矩。事事  
遵奉師訓。惟謹制舉外。讀諸先儒書。講反身悔過之  
旨。商州人有洛南二士之目。

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生而恬退端諒。非禮不行。中  
壬子鄉試第一。丙辰成進士。選庶常。每自嘆學不見  
道。何容以未信之身立朝事主。請告歸。受業二曲先  
生門。先生授以知行合一之旨。天如躬行力踐。期於

必至。未三年一病不起。君子以爲如天如之行已有恥。使其造詣有成。當必不愧先賢。而一旦摧折。益吾道之不幸云。

李彥珣。字重五。三原人。生而清謹。孝友。母歿。恪遵禮制。不飲酒食肉。居宿內室者三年。以孝廉考中書符補家居。兄彥珣坦衷好施。歷官凡數十年在外。彥珣代兄應門。恪恭愷悌。歲荒尤悉心賑濟宗戚。于二曲先生以宗屬事如胞兄。凡砥德進道之訓。一一循奉。惟謹。晚年應酬之餘。輒閉門靜坐。體認未發氣象。二曲先生嘗稱之曰。重五孝友性成。晚年尤篤信好學。

吾黨矜貴之品也。及補授中書爲同官。獨受公共之過。一旦聞兄卒。黃州大慟。得病而亡。士林惜焉。

羅魁。字仲修。咸寧人。爲人敦篤好學。尤孝於事親。自爲諸生時。士林卽重其爲人。省中大察。每敦延以訓子弟。後受業二曲先生門。尊聞行知。以選拔教諭麟遊修學宮。振學規。梓布聖諭。旌表節孝。諸生中極貧者。往往節口賑恤之。及謝病歸里。麟庠士追憶教澤。爲立去思碑。聞其卒。則舉祀名宦。蓋入本朝來。關以西教諭之。僅見云。同時如富平孫長階。清醇孝友。志期正學。僅三十餘。以副榜坐監成均卒。武功諸生張

志坦生於宦家父子同心勵志希賢年僅三十卒韓城賈締芳生爲貴公子未冠卽修潔好禮崇尚正學亦僅三十餘卒識者咸爲吾道惜焉外如寶雞李修秉心慈良天真未鑿蓋亦不失爲有恒而如富平惠寵嗣則篤於事師及出宰通海雅意循良則亦師門之先覺云。

文佩字鳴廷平涼府涇州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嗜止學年二十五徒步五百里外納贄二曲先生門歸而倡率同志郭張李等四十餘人爲正學會商證師門宗旨后又以會聚無地又竭力倡衆建師祠於居

旁定以朔望會講之規。凡數十年不替。不幸年六十  
一訓導。漢中府寧羌州甫踰一年而遽以疾卒。嗚廷  
自少至老。孝友溫恭。行誼修潔。而如其篤信好學樂  
誨後進。尤爲出於天性。凡交與者無不愛敬其人。以  
爲卽古篤行之士。當無以過。及是以所施未究其志  
而卒。士林益無不爲之感慨悼惜云。

王承烈字遜功。號復庵。涇陽橋頭人。端節王先生四  
世孫也。少以精舉子業。兼博通聲詩古文詞。士林雅  
重其品。夙園場屋四十三歲。以五經發解。名噪藝林。  
而遜功不以爲榮也。及鄜邑令蕪湖張侯開館造士。

以重幣敦延師多士館余家講明心性。及修己治人之學。乃舍其學而惟余言之。是從速捷。南宮館庶常。辨諸儒真僞。務求力行。甘貧守志。勤學不替。

世宗皇帝纘承大統。聞其品操學行。不次擢臺垣。剛方守正。不避權要。奉有督糧湖北之命。講明明德之旨於養心殿。

上爲稱賞。謂其學有本源。隨藩江右。操嚴而行惠。向學益篤。冀於斯道大明。展其所學以報國恩。復由副憲歷少司寇。未及期而卒。嗚呼。年六十有四。學未究其施。朝野同志。蓋不能不爲吾道惜也。養廉偶有

贏餘卽用以惠民濟貧。及修廢興學。不問私殖。亦不爲子孫計。歿之日。幾無以殮。蓋其清操實爲絕德。著有口省錄。毛詩解。書經解。行於世。

王豐川先生

先生名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鄆縣人。父字中悅。生十歲而見背。母李孺人。於流寇劫焚之餘。拮据持家。育而教之。毫不姑息。先生年十八。補邑庠弟子。旋食廩。李孺人念俗學不足爲。使離家就學於二曲先生。已又以兼習舉業。有妨正學。令謝去。諸生一意聖賢之務。日吾不願汝祿養。但能砥厲德業。與古人齊軌。無負父託。斯爲孝。

耳。歲中止許二三次。定省居數日。卽促之去。從學二曲者十年。一切需用皆母紡績質產所供。先生佩服師訓。尊聞而行知。遂爲入室高弟。母嘗問學聖賢者如何。用功對曰。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母曰。汝便如此學去。若讓古人獨步。非夫也。二曲先生每語人曰。吾不及見古孟母。若爾緝母李太君。恐古人亦不過也。特述母教一篇。梓行之。先生學旣成。以母老歸家侍養。日理經史。折衷自宋閩閩濂洛。以至河會姚涇之學。咸師其長。而融液于大學明德親民至止善之宗。自信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道於一貫。乃本末不遺。用功之

要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方不墮於一偏又曰全體必兼大用真體必兼實功以故學業日粹聲聞日章海寧陳實齋先生名誥巡撫黔中卽陽明書院延禮師儒將以倡明正學特聘先生一往又問大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名伯行亦聘請入閩商證學術皆以母老不赴及實齋移撫湖廣累書聘之母令之行遂至楚與張石幢汪武曹相得而書院願從學者亦問學多人先生答問孜孜不倦詞旨明朗切實聞者莫不厭服歸而母疾既歿喪葬盡禮一時旌賢母者甚夥皆實錄云服闋後孝先先生撫蘓又聘之先生乃至始蘓講學時言學者爭

以關陸王爲尊朱先生一不阿附直陳其所見力與之辨先生之子功請曰學者諱言陸王心不沒其長可矣或宜諱言之以息紛紛之爭先生蹙然曰小子言何鄙也道者萬世之公也余知言論世四十年來頗費心力違平日素心取悅世儒心何安乎又曰象山義門風規荆門政績陽明討寇之略推功之仁使在聖門恐尙列之德行不止在政事文學之科卽無善無惡四字推以無意無必無極太極之旨亦未可非也蓋其見道真切立論明爽如此先是鄂大中丞撫秦卽以二曲先生爲當世第一人物真正儒宗荐達於朝且時訪以政事鄂

公之子曰。額倫特。康熙五十五年。總督湖廣。耳先生名。又知其爲二曲高弟。遂以真儒復荐于朝。下地方。起就徵車。秦中制撫。移文催併。先生乃從吳門。返駕入關。辟疾不赴。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乃止。額制軍乃求其所著書。延禮江夏令金廷襄。叅編而梓行之。固先生實學之所感興。而鄂公仰繼父志。加意正學。使二曲師弟耀於當世。垂光將來。爲

國朝兩廡議禮之所由基。其用心豈不深且大哉。先生歸而考訂經書。有易說。詩說。尚書質疑。春秋原經。禮記彙編。皆精審詳明。一洗前注之陋妄。其答岳中丞寄陳

實齋與陸學憲金應枚及擬上部台籌荒各書尤足見其留心世務通達古今事理不愧明親一貫之學旨也。年八十餘卒于三功勩所刻有豐川正編續編外編。凡講學論政皆詞旨爽朗條暢似得之王陽明云。

後序

馮少墟全集中有闕學編二冊、先生所手訂也、余旣與南塘傅君印行矣、已從友人錫爵劉公處、得闕學續編、則豐川先生所續也、自少墟先生至二曲先生之弟子而止、顧此本人不多見、予意其板或藏先生家、遂親詣鄆縣、就其曾孫求之、果得焉、乃就豐川先生集中、從觀其生平崖略、別作傳以續其後、并梓而行之、嗚乎、今之學者、岐理學與舉業爲二、勢不得不專舉業而遺理學、自豐川先生後、吾閩中之學、其絕響矣、是不能不望於豪傑之士、時

嘉慶閏茂元默二月勉齋甫周元鼎謹識